

Women
In Love



(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恋爱中的女人

黑龍江省出版集團 08-92-0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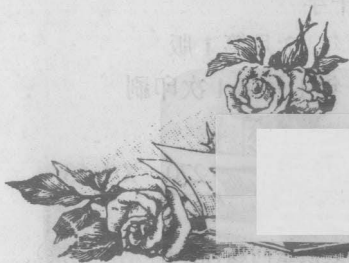


恋爱中的女人

[法]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沈雪花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9-00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爱中的女人/(英)劳伦斯著;沈雪花译.-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2000.1

ISBN 7-80639-270-X

I.恋… II.①劳… ②沈… III.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725 号

恋爱中的女人

作者/(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译者/沈雪花

责编/朱文婷

封面/旺忘望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电话/(0451)6225161

印刷/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

字数/460 千字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639-270-X/I·63

定价/13.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这套外国文学名著的编选与出版，宗旨是着眼于提高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素质。素质，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特点的总体反映，虽有先天因素，但主要靠后天培养与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丰富多采的世界文学之林精选出百部有不同代表性的传世名篇。这些作品对于读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人格、修养、志趣、心态、能力等等，历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深远的影响和熏陶。在善于阅读欣赏和批判吸收的意义上，这百部名作将有助于提升今天读者的多方面素质。

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为什么而活着与人怎么样活着，这一永恒的

大课题是人生的最根本。不同人有不同的追求与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向往自由平等、个人幸福，追寻自我生命价值，又野心勃勃、投机伪善，从希望破灭到死不低头。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的一生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他从困境、痛苦走到功成名就，到头却发现一切都是空假，跳海自杀。而“牛虻”和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主人公，虽然他们是为不同性质的社会理想与革命事业而奋斗，但都充满无畏的斗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信仰而生，甚至为信仰而死。生存就要有所追寻，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是一切奋斗者的人生观和生命特征。因此，奋斗者为了开拓、进取，都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牛虻”和保尔在种种不幸和痛苦中战胜自己，就不用说了；就连《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新兴商人形象，也是百折不挠的。前者到海外冒险，船只失事，只身流落孤岛，历经28年，战胜险恶自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占有财富；后者7次远航，历时27年，屡遭毁灭性打击，但顽强不屈、沉着应付，不畏艰险、化险为夷，每次归来都获得大笔财富。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我们可以思索人生感悟人生，或受到鼓舞激励，或吸取经验教训，不论收获什么还是鄙弃什么，都会在不同意义又不同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人生发生作用。

选编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还有助于读者在人生修养和人格完善方面提高文明程度。如果说对生活美丑的态度和对爱情问题的态度是两大人生修养的话，那么许多作品在这方面是很能给人以启迪和感染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有的是外表美和内心美和谐统一，有的是外貌奇丑而心灵极美，有的是外表文雅、俊美但内心卑劣、阴险。雨果通过鲜明强烈的美丑对比，揭露真正的丑，鞭笞可恶的丑，肯定本质的美，讴歌善良的美；这正像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揭露当时社

会中金钱关系和宗教的虚伪，也是以人性的善和美来否定生活中的恶和丑一样。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积极影响。爱情描写也一样。《简·爱》、《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雪国》中的女主人公，境界不同，形象各异，但都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而《包法利夫人》、《名利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角，则多为堕落、放荡之人。各个作品的描写不同，但共同的对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歌颂，对荒淫放荡的情欲的谴责，是充满震撼力感染力的。另有些作品，如《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历程的坦诚再现。《父与子》中的“新人”形象，《悲惨世界》、《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描写，都肯定和赞美人性、人的自由与独立。尽管这一切有着种种时代、社会、阶级、思想的局限，但都是指向人格完善，对人的文明是有意义的。

人的素质也与阅历和文化修养有关。人的自身阅历千差万别，又都有限。具有巨大认识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却能间接而极大地开阔人的视野。从《战争与和平》对俄法战争时期复杂历史的恢宏描写到《罪与罚》对吃人社会的深刻揭露，从《死魂灵》对俄国农奴制之黑暗与腐朽的批判到《汤姆大伯的小屋》对美国南方蓄奴制的罪恶的公诸，从福尔摩斯的不断探案过程到汤姆·索亚的历险故事，从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入侵英国农村前后汤姆·布兰温一家三代的经历到二战期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阴影……举凡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对人间悲喜的生动展示，对世俗风情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了解过去与未来、思考人生与世界、丰富思想与知识。所有作品作为杰出的艺术精华，无论内容与形式、构思与表现、手法与语言，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好教材。

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优秀之作也如满天繁星。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读尽文学名著。然而如果一个人连几十部、十几、几部世

界文学名著都未研读、欣赏、接触，那他是可悲可怜可叹的。从什么方面来说，这对于一个人的素质都至少是一个缺憾。

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献给读者，虽然不算多，但也不是少。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不朽之作，能对提高你的素质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关键是你读不读与怎样读。



第 1 章

一天早晨，贝尔多福的两个女儿厄秀拉和古德伦·布兰文坐在他房屋的窗前，她们一边聊天，一边忙着自己的事情。厄秀拉正在拿着色彩鲜明的绣活绣花，而古德伦则在膝上放的块画板上作画。两人讲话并不多，她们只是在心中有了什么念头的时候，才说上一会儿。

“难道你真的想结婚吗？”厄秀拉向古德伦问。厄秀拉放下手里的活儿，抬头望去。在她的表情中透露出娴静和对人的抚贴。

“我也不清楚。”她回答说。“这要看你问的是什么意思。”

古德伦吃惊地盯住姐姐看了一会儿。

“哟，”她挖苦道，“我还能有别的意思吗？不过，你不认为结婚会使你改善目前的处境吗？”她不快地说。

这时一丝阴影掠过了厄秀拉的面颊。

“可能这样吧，我也不敢断定。”她说。

听完她的话，古德伦又呆了一会儿，感到有些恼火。她想问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于是说。

“你不觉得一个人应当体验一下结婚的滋味吗？”

“难道你以为结婚只不过是一种必须的体验吗？”厄秀拉反问道。

“当然啦。”古德伦淡漠地说。“也许人总该有这一种体验。”

“那倒不见得，”厄秀拉说，“可能这种体验并不好。”

古德伦坐着不动，留神听着。

“当然喽，是要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性。”她答道。谈话暂停了一会。古德伦生气地拿起了橡皮，把画擦掉一些。而厄秀拉又开始专心致志地绣花了。

“如果有好机会你也不试试吗？”古德伦又开口问道。

“我想，我已经推掉过几次这样的好机会啦。”厄秀拉回答说。

“是吗！”古德伦的脸涨红了。“真有这种事？这有什么值得讲给我听听的吗？”

“这事一千年也难得遇上一回的，他是个好人。我也很喜欢他。”厄秀拉说。

“是吗？你一定真动心了吧？”

“看上去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却没有。”厄秀拉说。“人到了紧要关头，是不会动心的……哦，要是我真的动了心，就会与他结婚。这时我心里倒是有了个念头，可那是在对自己说别结婚。”这一下，逗得姐妹俩脸上都亮起了笑意。

“多么奇怪，”古德伦嚷道，“这强烈的诱惑，居然不能让人想结婚！”两人四目相视，大笑了起来，心又都感到恐惧。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厄秀拉低着头在刺绣，古德伦又画起了素描。她姐妹俩都已成年，厄秀拉二十六岁，古德伦二十五岁。可是两人神情中又都有现代女姓那种处女独有的冷漠。她们姐妹都年青貌美，像是月神的姐妹。古德伦性情冷漠，长着白细的肌肤和柔软的腰；穿着深蓝的丝绸衣服，领口镶着蓝色的褶裥饰边，袖口上是绿色花边；脚上套着一双艳绿色的长统袜。她那自信而谦虚的神态已同厄秀拉的敏感的预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地人见到她那样镇定自若，谈吐直截，不由都说：“这真是个时髦女郎。”她在伦敦一所艺术学校里，上了几年学，过着画家的生活，眼下是刚从那里回来。

“我真希望有个男人来。”古德伦说着，突然用牙咬住下唇，做了个鬼脸；这表情既像是在狡猾地微笑，又像是陷入了极度的苦恼。厄秀拉从心里感到了害怕。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回家，等他的吗？”她笑着说。

“哦，亲爱的，”古德伦用刺耳的声音喊道，“我不会去费心找的。不过，要是真的来了这么一个，非常迷人，又有钱的人……那么……”她故意把话讲得吞吞吐吐，语气中含着嘲讽。然后她瞧着厄秀拉，像是要从她脸上看出些什么来。“你这样从没有感到过厌烦吗？”她问姐姐，“你有没有觉得，事情总是不能实现，什么事都像是一冒芽儿就结束了。”

“什么事刚一冒芽儿就结束了？”厄秀拉问。

“哦，所有的事，……包括人在内……好像都是这样。”又是沉默。姐妹俩各自在模模糊糊地想着自己的命运。

“这让人感到了可怕。”厄秀拉停了一会儿，又问：“难道你是想通过与别人结婚而去什么地方吗？”

“看来这是难免的了。”古德伦回答说。厄秀拉默默地想着，心里泛起一股苦味。她是威雷格林中学的女教员，在那里她已经干了几年了。

“我知道，”她说，“这只是想想罢了。可是真的想想看，如果随便一个你所认识的男入，每天晚上回到你身边来，说声‘你好’，再吻一下你……”

无声的沉默。

“真的，”古德伦小声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个男人会将一切都变为不可能。”

“当然啦，还要有孩子……”厄秀拉犹犹豫豫地说。

古德伦的神情变得严厉起来。

“厄秀拉，你真的是想要个孩子吗？”她冷冷地问道。厄秀拉脸上露出一丝困惑的神情来。

“人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的。”她回答说。

“难道你真喜欢这样吗？”古德伦问。

厄秀拉的脸上毫无表情，像是戴了假面具。厄秀拉皱起了眉头。

“也许不是这样。”她支吾着说。“人们大概并不真的想要孩子，表面上想要，心里却不想。”古德伦脸上又闪过严峻的神情。她又不希望把话说死。

“可是一旦想到了人家的孩子……”厄秀拉又说。

古德伦几乎是怀有敌意的盯住姐姐看。

“是这样的。”她说道，不再开口了。

姐妹俩又默默无语地干着各自的事情。厄秀拉身上总散发着一一种不可思议的勃勃生气，这是来自天性的热情；有时这生气是迷人的，感染人的，但有时又会得罪别人。她大部分时间自己生活，一个人，日复一日地工作，她总在思索，试着去把握并理解生活。她眼下似乎是在原地踏步地过生活，可是在暗处，某个隐秘的所在，却有着什么东西像要即将流过。她心灵上最后一层硬膜等待着她去冲垮。她像是在母腹中躁动的胎儿，似乎要尽力伸出自己的手，却又不能，或者说眼下还不能。她有一种奇特的预感，她感到了某件事情就要发生。

她放下了手中的活儿，瞧着妹妹。她感到古德伦很迷人，非常迷人。这魅力来自她细腻、柔软和丰满的皮肤，来自她那窈窕的体态。她顽皮尚未褪尽，还带有一种淘气的、爱挖苦人的神情，和纯洁少女的冷漠态度。厄秀拉认真地赞赏着她。

“古德伦，你为什么非要回家来呢？”她问道。

古德伦知道姐姐正在欣赏自己。她从画板上抬起身来，一双秀气的眼睛从睫毛下面望着厄秀拉。

“我为什么要回来吗，姐姐？”她重复着问道，“这个问题我差不多问过自己有一千遍了。”

“难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吗？”

“不，我想我是知道的。我回家是为了以退为进。”

她慢条斯理地盯住厄秀拉看了一会儿，脸上充满了学识满腹的神气。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厄秀拉这样说道，但是神色中却有几分困惑，就好像自己并不知道似的。“可你又能跳到哪儿去呢？”

“哦，跳到哪儿又有什么关系。”古德伦说，口气中流露出几分傲慢。“只要跳过去，总会落在哪儿的。”

“这不是很危险了吗？”厄秀拉问。

古德伦脸上露出一丝嘲弄的微笑。

“嗨，嘴上说说而已嘛！”她说着，爽朗地笑了几声就不再开口了。可是厄秀拉郁闷地沉思了一会儿。

开口问道：“现在你回家了，觉得家里怎么样呢？”

古德伦没有立即回答她，过了一会儿才不动声色地说。

“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再是这个家的人了。”

“那父亲呢？”

古德伦几乎是怨恨地盯着厄秀拉，像是被逼入了绝境。

“我没有想过他，我觉得算了。”她冷冰冰地答道。

“是的，”厄秀拉颤抖着说。谈话到这里真的结束了。姐妹俩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片空虚，那是一个可怕的深渊，两人好像刚从上面往下瞧过。

她们沉默不语地忙了一段时间。古德伦的心中那曾受到了压抑的感情使她涨红了脸。她恨这种不快感情又被人唤醒。

终于，她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要不咱们出去去看看那场婚礼好吗？”

“好啊！”厄秀拉嚷道，急忙扔下了手中的活儿，跳起身来。这使她显得太热心了，像是要避开什么，这就使方才紧张的气氛暴露了出来；古德伦心中不由一阵反感。

她上楼去了。厄秀拉把注意力放在了这所房子上，这是在她甚至自己的家。然而她不喜欢它，这是个让人不舒服的、太熟悉了的地方！在情感深处，她害怕这个家，害怕这个环境，害怕整个这种陈腐的生活。她被自己的这种感情吓坏了。

没过多久，两个姑娘便沿着贝尔多福的主要街道向镇的中心走去。街道很宽，但两旁商店和住宅参差无序，格局凌乱，一副肮脏穷酸相。古德伦已经在赛尔西区和萨西克斯郡住惯了，所以乍一回到这个英国中部矿工住的小镇上，真被它的丑陋不堪的景象所吓住了。不过，她还是在眼前这片破败猥琐的景物中穿过，沿着满是砂砾、长而不规整的街道向前走去。此时感觉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她觉得周围一切都是那样地令人难受。真奇怪，她当初怎么会决定回家来，来体验这种破破烂烂、贫瘠丑陋的环境。她此时为什么会屈从于这种让人无法承受的折磨呢？她还要对那些其貌不扬而又微不足道的人们，和破了相的乡村景象，忍受多久？她心中充满了厌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灰尘中挣扎蹒行的甲虫。

两人转下大路，穿过了一个黑黢黢的小公园。在这个公园里七零八落地戳着一个个洋白菜根，上面沾满煤灰。然而在这里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雅，也没有人会为这一切感到耻辱。

“这像是在阴间的什么地方，”古德伦说，“是矿工们把这地方带到地面上，又一锹锹地堆了起来。厄秀拉，这真棒，棒极了——妙极了，这真是另一个世界。任何东西全是些鬼魂，什么都是鬼影憧憧的。一切都是现实世界的复制品，复制品，鬼魂都是脏的，他们全被玷污了，真像是疯了，厄秀拉。”

姐妹俩正走在一条黑乎乎的小路上，穿过一片污黑肮脏的田地的路左面景色开阔，近处有一条坐落着星星点点的矿井的峡谷，在对面的山坡上是玉米地和树林。它们瞧上去灰蒙蒙的，远远看去如同罩上了一层黑纱。白烟黑烟袅袅升起，形成一条一条静止的烟柱，像晦暗的天空。向前不远眼前又出现了列成长排的住房，歪歪扭扭地延向了山坡，又在坡顶上排成了笔直的行列。这些房子是用发暗的红砖砌成的，顶上铺着石板瓦。姐妹俩脚下是由往来的矿工踩踏而成的黑路；铁栅栏横在路和田地之间。通向通路口的铁栅栏的登梯闪闪发亮，那是过往的矿工用厚毛头布裤子磨出来的。两位姑娘在一排排寒伧的住房中间

走过。镇上的女人们双臂抱在粗布围裙前，站在房子一头闲扯。她们目送着布兰文家姐妹俩，按照当地人的习惯，是目不转睛地盯住不放的。孩子们则在后面大声叫骂着。

古德伦一路走去，心情茫然。如果这就是人的生活，这就是生存在一个完整的世界里的人们，那么她自己的世界又是个什么样呢？是在这之外吗？她意识到了自己的草绿色的长统袜，草绿色的大丝绒帽，和宽松柔滑的外衣；那衣服还是一种鲜明的蓝色呢。她觉得自己正漫步在空中，飘飘摇摇的；她的心缩紧了，她似乎感到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抛倒在地下。她害怕了。

她紧紧地依偎着厄秀拉。由于长期相处，厄秀拉已经习惯了生存在这个阴郁而满怀敌意的世界里。而古德伦的心却仿佛备受熬煎，像是在不停地对自己哭喊着：“我要回去，我要走开；我不要了解它，不要了解它的存在。”不过，此时她必须得往前走。

厄秀拉能觉察出她是在受罪。

“你恨这一切，对吗？”她问。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古德伦结结巴巴地应道。

“你不会在这儿呆上很久的。”厄秀拉回答说。

古德伦走着，一心想得到解脱。

她们离开矿区，翻过了蜿蜒起伏的山脊，来到山那边的朝向威雷格林镇的小乡村。这里显然要洁净些。但黑色的那种捉摸不定的魔力使其仍然固守在田野和林木葱茏的山丘上，好像还在空中阴沉地闪着。春寒料峭，阳光时断时续地洒下来。在树篱下泛黄的白屈菜探头探脑。在威雷格林镇的房前花园里，茶藨子树丛吐出了绿叶，吊在石头围墙上的十字花也绽开了星星点点的小白花朵。

转过弯，姐妹俩上了大路；这条路是通向教堂的，它的两边是高堤。路在最低洼的地方拐了个弯，在那里一小堆翘首盼望的人站在树下，等待着看婚礼仪式。今天本地的大矿主汤姆·克莱奇的女儿就要和一位海军军官结婚了。

走着走着，古德伦说着，“咱们回去吧。”便猛地转过身来。“这里尽是那些人。”

她进退维谷地站在路上。

“不用理他们，”厄秀拉说，“他们人都认识我，这些人还不错，不会

怎么样的。”

“咱们一定得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吗？”古德伦问。

“他们人很不错，真的。”说着厄秀拉又往前走去。姐妹俩一起走到了那群侷促不安、心怀戒意的老百姓跟前。他们中大多是妇女，是矿工妻子中那些爱游手好闲的人。她们脸上明显带着戒备神情，一看就是无知的下层社会的人。

姐妹俩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樣子，朝大门口走去。女人们为她俩闪开了刚刚让人过去的道，就像她们舍不得腾出地盘来似的。两人在众人的静默中穿过石砌的门洞，踩上了台阶上的红地毯。一个警察一直盯着她们。

“那双袜子可要值多少钱哟！”一个声音从古德伦背后传来。在姑娘心里激起了一阵激愤，其势猛不可当。她真想把那些女人全都干掉，扫荡干净，给她留下一个清清爽爽的世界。真可恨，她要在她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在红地毯上沿着教堂院子里的小路往上不停地走。

“我不想再进教堂了。”她突然说道，口气斩钉截铁；厄秀拉不由马上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与她一道岔上一条伸向小便门的甬道。便门是通向与教堂宅地毗连的中学校。

一出教堂院子，进到校门里的灌木丛中，厄秀拉坐在月桂树下的矮石墙上，歇上一会儿。红色宽展的学校的建筑物宁静地矗立在她身后；因为是假日，建筑的窗子都打开着。从身前的矮树丛中望过去，是老教堂的塔尖和白色屋顶。姐妹俩被树叶遮掩着。

古德伦紧闭住双唇，也默默无语地坐下，她的脸是扭向一边。在她心里她懊悔得要命，自己怎么竟回到了这个地方来了。厄秀拉望着她，心想，古德伦这一受窘和脸红，更使她美得惊人了。可是在她面前，厄秀拉又感到自己的天性受到了压抑，人也觉得疲乏不堪了。厄秀拉真想一人独处，摆脱这种紧张状态，摆脱古德伦的存在对自己的包围。

“咱们就呆在这儿吗？”古德伦问。

“我只是想休息一下。”厄秀拉说着，好像受到训斥一样站起身来。“咱们站在靠球场的墙角那去，在那里什么都瞧得见。”

明亮的阳光洒进了教堂庭院，空气中含有绿树汁液的淡淡的清香，这也许是从墓地上的紫罗兰花丛中飘过来的。白雏菊开花了，亮晶晶的，像一群小天使们在玩闹。半空中，红色的山毛榉树的叶片舒展开

来，像一团团红红的血。

十一点整，马车一辆辆开来。每开来一辆马车时，大门口就起了一阵喧闹，人们看着婚礼来宾登上台阶，沿着红地毯走向教堂。灿烂的阳光照在大家个个兴高采烈的脸上。

古德伦怀着无动于衷的好奇心专注地望着他们。在她眼里，他们每个人像是书画里的人，又像是剧中的木偶，是一种精致饰物。他们从面前的小路上走向教堂。她乐于认出他们之间各自之间的特征，还以他们本来面目，为他们加之各自的背景，并一劳永逸地确定他们的身分。她了解她们。对她说来，他们是完美无缺、密封加戳和已经最后完成的。没有人是未知未定的。而克莱奇一家的露面，她才来了兴致。这一家人的身上倒有些与众不同之处。

那边是克莱奇夫人和她的长子杰拉尔德。做母亲的克莱奇夫人显然在尽力使自己衣着入时，但无论怎样仍旧是一个不修边幅的古怪的人。她的脸色白里透黄，皮肤光滑，面目清秀，身体前倾，很有特色。那张紧绷着的脸上有一种高人一等、对一切都视而不见的神气。她的浅色的头发，从蓝丝绸帽子露出几绺来，一直垂到深蓝色的丝绸外套上，看上去显得凌乱。她像是个偏执狂的女人，不那么光明磊落，却又盛气凌人。

儿子长得很漂亮，中等偏高的个头，身材匀称，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黑的，衣着有点儿过分考究。他带有一种奇特的戒备神情，在无意中闪现出某种东西，似乎与身旁的人并不是同样的造物。古德伦的目光一下子落在了他身上。他身上的某种北国情调迷住了她。他有线条分明的北方人的躯体和一头金发，那金发像是阳光在一闪之间照亮了透明的冰层。他大概有三十岁，也许还要大些。他那光彩夺目的美和男子汉气概，如同一条笑口常开、年轻的好脾气的狼；可这些并没能迷惑住古德伦的判断力。她注意到了在他那种意味深长的不祥的沉默后，还有那奔放不羁的脾气的潜在危险。“他真像是狼，”她再三对自己说，“他母亲是一条没被驯化的老狼。”古德伦忽然感到一阵激动和狂喜，像是发现了某种惊人东西；对此，这个世界上除了她之外，还罕有被别人所知。一种冲动攫住了她的心，使她沉浸在突发的强烈情感中。“天呐！”她对自己喊道，“这是什么呀？”过了一刻，她又信心十足地说：“我应该去更多地了解这个男人。”顿时一种要再见到杰拉尔德的愿望在折

磨着她，这是一种要再看到他的痛楚的需要，是为了证实她一切对，没有欺骗自己，他的确使她经历了一阵奇特的感情的风暴的需要；这也是为了能确信她出自天性的对了解他的和给他盖棺论定的这种顿悟。“难道在某些方面我真是为了他才被遴选出来的吗？真有一种只把我们两人笼罩在其中的淡金色的极光吗？”她扪心自问。她无法相信这个，于是陷入沉思冥想中，不再意识到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了。

女傣相们已经到了，而新郎却还没有来。厄秀拉心里捉摸着，可别是出了什么岔子了，那样婚礼就全要泡汤了。一股愁绪袭来，就像这一切都需要靠她来挽救似的。厄秀拉眼瞧着女傣相们步上台阶。她认识她们中间的那人个子高高的，神态冷漠，一副别别扭扭的样子，长着一头浓厚的金发和一张苍白的长脸的那个女人。她是克莱奇家的朋友，叫赫尔特妮·罗迪丝。她和人们高昂着头一起走着，以防那顶硕大的浅黄丝绒的平顶帽歪倒。帽子上插了几根灰色鸵鸟毛，看来还是真货。她款步向前，目不斜视，苍白的长脸向天仰起，无视眼前的尘世。她有钱。她身穿娇贵的浅黄色丝绒衣服，手拿着许多小巧的玫瑰色的仙客来花。她的鞋子和长统袜都是棕灰色的，和帽子上的鸵鸟毛一个颜色。硕大的帽子压在她又厚又密的头发上。她移步前行时，臀部却一动不动，就像不情愿的被人推动似的，令人十分奇怪。一方面是黄白相间和棕红混杂的可爱，一方面又令人毛骨悚然，真让人过目不忘，觉得其中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她走过时，人们感到一阵兴奋，想要嘲笑她，但又不知怎么没发声，所以人们一直沉默不语。她的有几分像罗塞蒂的长白脸始终高扬着，不带任何表情，像是被麻醉了。一团奇思异想似乎就盘绕在她内心的阴暗处，她决不让它们逃逸出来。

厄秀拉入迷地盯着她。她对这女人多少了解一点儿。这是英国中部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女子。她父亲是一位德比郡守旧的男爵，而她却是新派妇女，简直就是理智的化身。用脑过度使她总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她热心于改革，她把整个灵魂都献给了公众事业。不过，她是那种接近于男性世界的女人，一直是男人的世界在支持着她。

她同一些男人中智者结成了好友。厄秀拉就认识其中的一个人——郡学校监察员鲁珀特·伯金。古德伦在伦敦遇到过她男性朋友中的其他人。和属于不同团体的艺术界朋友们一道走动，使古德伦结识了许多有身分的名流。她也曾两次见到过赫尔特妮，但两人相互间并

没有产生好感。在城里各色各样的熟人家中以平等的地位彼此相识后，现在又在中部地区以如此天差地别的身分邂逅，这真让人难受。古德伦在社交方面曾大为成功，在那些与艺术有缘的贵族子弟里有不少是她的朋友。

赫尔特妮知道自己衣着体面；而且也知道对于在威雷格林镇可能碰见的任何一个人来说，自己的社会地位必定高高在其之上，至少也是平起平坐的。她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文化界和知识界的承认，成为了文化的传播者，是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一种媒体。在社交领域，在思想或公众事物的方面，甚至在艺术王国中，她同最高级的人都是平等地位的。她在第一流人物的圈子里走动也不必感到拘谨。没有人能贬低她，也没有人能嘲笑她；因为她是同最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一起的，而那些反对她的人却是在她之下的；这种所谓的低下要么不是社会地位方面就是在财产方面，在思想、进步和理解等自身方面。这样一来，她无懈可击了。她终生致力于使自己无懈可击，让尘世的评判对自己无可奈何。

然而，她的灵魂却在备受折磨，一无遮掩。尽管她确信自己在各方面都是高居于粗俗的人之上，也全然知道即使按照最上流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外貌也是无可挑剔；可是在自信和傲慢的外表下，她感到了苦恼，觉得自己在伤害、嘲弄和轻蔑面前也束手无策。她总感到自己是脆弱的，很容易遭受攻击；她的自设的盔甲上总有一个隐秘的漏洞。她并不知道这漏洞是什么。其实那就是缺乏健全的自我，是先天不足，是一种可怕的空虚，一种匮乏，缺少内在生命力。

她希望有人来弥补她的这种缺憾，永远将它封闭起来。这也是她渴望着鲁珀特·伯金的理由。有他在，她就感到了自己的圆满，觉得自己是无比充实的。其余时候，她就像面临深渊，站在流沙上一样。尽管她具有超常的自负和安全感，然而一个天性积极健全的普通女仆也可以把她用最轻微的嘲弄或蔑视的动作抛进匮乏的无底深渊。这个忧郁而饱经磨难的女人一直在用美学知识、教养、上流社会的眼光和冷漠来筑起保护自己的壁垒。但是，她却永远也无法用这巨壁垒去堵住匮乏这种可怕的罅隙。

只要她能够和伯金之间保持一种亲密关系，那她就感到在这段烦人的生命航程中就安全多了。伯金能使她健全并获得成功这方面，他